

儒家“知微”德育观及其现代借鉴意义

◎ 江净帆

【摘要】 “知微”是儒家重要的道德修养思想。因任何事物都由萌动之“几”发展至盛大之“势”，“几”对事物发展而言，具有先兆性、同时又具有可控性，因此在道德实践中“知微”、也即“观几”，明察善、恶端倪及其背后的意念，采取应对策略也就十分重要；“知微”的具体实现路径是诚意、慎独，即强调心静以明性。儒家“知微”观对现实社会中的个体修身及家庭、学校德育都具有较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 “知微”；儒家；德育观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 (2011) 05-0142-4

“知微”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意思是君子若能于事物细微处知其彰著、于柔弱处知其刚健，便可成为天下之主；“知微知著”一词在后来演变成了人们日常所说的“见微知著”，见微知著一词最早出现于《越绝书·越绝德序外传》：“故圣人见微知著，睹始知终。”无论是知微、还是见微，指的都是能从细微、端倪处入手，戒恶扬善，以促进个体德性往良好的方向发展。“知微”是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修养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解析儒家“知微”观对于我们今天做好德育工作仍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1]

一、“知微”的德性发展意义

儒家之所以重视个体道德行为中的“微”，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几”的概念有着深刻关联。“几”这个概念，最早也同时出现于《周易·系辞》之中：“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后儒在注释这个“几”的时候，说：“几者，去无入有，理而未形者。不可以名寻，不可以形睹也。唯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玄照，鉴于未形也。合抱之木，起于毫末。吉凶之彰，始乎微兆。故言‘吉之先见’。”

从“几”的存在状态来看，其处于动而无形、

【作者简介】 江净帆，重庆教育学院教育学副教授、博士，重庆 400067。

有无之间,具有事物发展的先兆性。所谓动而无形、有无之间,是指事物已经萌动,虽然其形迹未著,但已蕴涵有事物未来发展的轨迹和全部信息。在中国传统的哲学观中,事物总是沿着“始、壮、究”的发展路线,在萌动、鼎盛及结束之中循环往复的,“几”就是事物的萌动之初,而“一件事件发动就是生起(happen),一发动就一定有一个后果。”^[2]所谓合抱之木,孕发于毫末;吉凶之彰,起始于征兆。“几”这种状态,虽然只是事物发展的微、始,但任何事物只要有了“几”的出现,就必定有其势、终。《周易·坤卦》初六爻辞说“履霜,坚冰至”,也就是强调阴气萌发于地下,“其端甚微,而其势必盛”^[3],所以当人们履于微霜之上时、就应知道未来必有坚冰将至的一天。正因为“几”具有对事物未来发展的先兆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就具有了对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此《周易·系辞》又说:“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同时从“几”的存在状态来看,其虽然具有事物发展的先兆性,已蕴涵了事物未来发展的轨迹和全部信息,但它毕竟处于微妙的境况、尚存在事物发展的可控性。《明史·方孝孺传》中说:“夫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几”与“势”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两个相对应使用的概念:几是萌动、征兆,这种萌动可能是积极的、是好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坏的,而无论是好、是坏,都可以在萌动状态将其控制,采取适时的扶、抑应对策略。但事物由“几”发展至“势”时,要想再改变其发展状态就十分困难了,因为势的状态是“非至刚莫能断”的。在“几”和“势”之间,一般人是要事物成了势之后才知道它、但事物已经成势就拿它没有办法了,而有智慧的人是在事物没有成势之前就知道它了。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是观几不观势的,注重的是“一叶知秋”。从叶落知道秋天,这个就是知“几”,有智慧的人能从“几”那个地方用功,好的几,把它发展出来;坏的几,把它化掉。^[4]

儒家将“知微”、或者说“观几”这一个原理

推广至伦理道德修养领域,就是注重善、恶德性萌动之端倪。《朱子语类》说:“几者,动之微。微,动之初,是非善恶于此可见;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恶。”“几者动之微,是欲动未动之间,便有善恶,便须就这处理会,若至于发著之甚,则亦不济事矣,更怎生理会?所以圣贤说‘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惧’。盖几微之际,大是要切!”德性善、恶之几、微,体现于日常点点滴滴的一言一行,一言一行再小、都源自心中一个念头。念头动了,善、恶就萌发了;善、恶只要萌发了,就必定会积少成多、由几至势。古语常说:

“从小偷针,长大偷金”,这偷针、偷金都是来自心中一个“偷”的恶念,但“偷针”是“几”、偷金是“势”,“偷针”的微几不灭、待到“偷金”的行为发生时、就足以灭身了。在微、几对于德性发展的先兆、决定作用方面,儒家给予了充分的警觉,如《周易·系辞》中就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周易·文言》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而从漫长的历史实践来看,儒家在构建自己宏大的伦理道德论证、说教体系的同时,也始终严肃、谨慎地强调日常一言一行的修为,甚至精细于在个人整洁、洒扫应对、饮食起居等方面都建立起了明确的行为规范,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德性修养的“知微”观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二、“知微”的德性发展策略

基于微、几对个体未来德性发展的先兆性及可控性,知微、或者说观几就显得十分重要了。那么,怎样才能在个体日常繁杂的言、行中察觉其善、恶的微、几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以促进个体德性往良好的方向发展呢?儒家对此提出了“诚意”。

《中庸》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

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万事万物皆有先兆之几，国家兴亡如此、祸福将至也是如此，而要察此先兆之几，唯有心“诚”。那又如何做到心诚呢？《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诚意二字，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自欺、就是要做到“慎独”。人若是能做到恶恶如恶臭、好善如好色，这就是“诚”。小人闲居独处的时候无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但见到君子时，却又躲躲藏藏企图掩盖他们的恶行，极力伪饰出具有善德的模样。殊不知诚于内必形于外，一个人真实的意念是无法掩盖、伪饰的，通过一个人的行为人们可以如同清晰透视其肝肺一样看到其真实的意念，因此君子必慎其独。

《中庸》也对慎独进行了专门的强调与阐发：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在对这个“慎独”之“独”字的注解上，朱熹的说法是比较深刻的：“独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已独知之。”^{〔5〕}慎独的“独”字，不仅仅是指个人闲居独处之地，更确切的说，它是一个人所不知而自己独知的地方。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在内心意念深处。意念一起、微几便动，微几既动、必兆于事物之中，此事物虽小、或在幽暗之中，但也源自意念动处、有蓬勃发展之势。因此，道德修养应从微、几处着手，于内必深省意念，勿使恶念显现于隐、微之处；于外则必慎戒于小事，防备对恶行端倪不睹不闻。于此内、外处细心体悟、戒慎，方可防微杜渐，养成善行、化去恶端。

然而，“诚意”、“慎独”等字虽简，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在儒家看来，能见微知著、睹始知终的人终究只是少数圣贤。这是因为，诚意、慎独首先要求的是心“静”，《大学》说：“知止而定，

定而能静，静而能安，安而能虑，虑而能得。”人只有静下心来，摈弃杂念，才可能明心见性，敏锐地觉察到自己意念起处并能从各种浮华杂象中捕捉到微几之兆；人若一旦心浮气躁，则难以集中意念、明察秋毫。因此，儒家一向主张入静，认为人若是天性恬静、则自知甚明；而若是此方面禀赋不足，则可借助静坐等手段安定意志。宋、元以后，儒家益加主张以静定心，从而见微知著、从细处入手修身。如苏洵在《辩奸论》中就说：“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为能见微知著。”曾国藩也曾在其日记中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静中真味，煞能领取，心微浮则气浮矣，气散则心亦散矣”，等等。“静”是儒家达求“诚意”、“慎独”，以见微知著、从细处修身的重要心法。

三、“知微”的现代借鉴意义

“知微”是儒家道德修养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事物发展遵循“始、壮、究”之路径并必有其萌动之微、几这一哲学观为基础，儒家十分重视个体道德行为的善、恶端倪以及在其背后的意念发动。通过知微、观几、诚意、慎独等一系列相关概念的建构，儒家系统阐明了知微的德性发展意义、实现路径以及相应的德性发展策略。整理和理解儒家的“知微”道德修养思想，对于我们做好现代德育工作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重视个体道德行为发展的微几。任何个体德性大善、大恶的养成，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都不是无端无本之果，它们都来源于日常生活一点一滴的积累；大善须培、大恶难除，个体德性行为一旦“成势”、都是难以改变的。因此，德育不仅要“知著”、更要“知微”，要能从日常一点一滴的言行着手，辨明善、恶萌动的微几，以便采取相应的德育策略。从这一点来说，儒家“知微”德育观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借鉴意义。我们现实生活

中所存在的问题是,一个人的大善、大恶之举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震动,但言行微几之兆以及背后最初发动的意念却是难以觉察、发现,容易被忽略掉的。因此,个体道德修养及家庭、学校德育工作都应具备逐本返源的意识,回归到对个体德性行为的细节关怀上,认真体会、仔细观察个体德性行为的微几之兆,以防微杜渐、在个体德性行为尚在萌动的可控时期便及时采取相关的应对策略。

二、重视个体道德行为发展的慎独。儒家“知微”观认为,任何外在的微几征兆都源自内心意念的发动。因此,知微、或者说观几最重要的是诚意、是慎独,是能审慎观照内心深处人所不知而自己独知之地,这样才能敏锐捕捉到善、恶意念发动的征兆;而要具备这种观照能力,则必须心静——心静,为我们提供了现代德育一个新的方法视野。我们当前德育所需要正视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以心静克服“浮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德育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是从个体的道德实践来看,人们往往更容易发现别人的道德缺陷而不能反思自己存在的问题、热衷于对别人

的道德行为进行点评而不能观照自己的不足。这种情况,实际上也是心浮气躁,不能明心见性、反观自我的一种表现。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则应提倡“慎独”,实现道德实践主体的自我反思,由道德主体从修心处修身,首先能戒慎审视自我的一言一行并由此溯及言行背后的善恶意念、以实现自我道德的不断完善。二是从家庭、学校教育来看,德育的实效性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中实效性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我们的德育往往流于形式、浮于粗略,习惯通过理论说教来解决问题,甚至热衷于搞一些形式上热热闹闹的主题活动。理论说教或主题活动乃是德育的必要和重要形式,但如果我们仅仅把德育窄化在这些范围内,则容易使我们的德育浮于外而难深于内。因此,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德育,都不能急切地将道德问题解决单一寄托在说教或者活动上、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而同时应回归生活、静下心来做一个长时期的观照者,时时注意子女、学生的善、恶行为端倪、以扶善抑制恶,促进个体道德行为朝良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鼎祚.周易集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935
- [2] [4] 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84
- [3] [宋]朱熹.周易本义[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8
- [5]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8.

(责任编辑 王 炎)